

# AI时代作家写作的意义何在

本报记者 刘臣君

## 任何时代都需要讲故事

2018年12月，长篇小说《应物兄》出版。2019年，李洱凭借《应物兄》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在这本书中，李洱借鉴史子集的叙述方式，记叙了形形色色的当代人，尤其是知识者的言谈和举止。他们的命运都围绕着主人公应物兄的生活而呈现。

“35岁时我的名字就被提过，但也有种说法，说李洱太年轻了，以后有的是机会。再后来我的那本《石榴树上结樱桃》，两个省份都想申报，但我还是没有申报。”李洱对获奖有种清醒的认识，“获奖当然会增加读者，这种反馈会让作家的劳动得到确认。”但对李洱来说，写作的意义不是获奖，而是在创作中不断开拓写作的边界。

在刚刚结束的对谈中，李洱和麦家两位茅奖得主在“文学的含金量靠‘故事+情节’还是‘语言’”这一问题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在台下，李洱仍然认为是历代经典作品的语言范式、叙事的改变，拓宽了文学的边界。

“《一千零一夜》中第351夜的故事里，山鲁佐德讲述了一个巴格达富翁家财散尽后，通过劳动维生，最终在梦的指引下找到了财宝，再次成为巨富。但是博尔赫斯改写了这篇故事，将题目《一夜成富翁》改为《双梦记》，故事的叙述者变成了一个历史学家，将传说故事转化为现实故事。这一重写使得故事的主题从‘致富的偶然性’转变为‘如何看待梦，以及梦与现实的关系’，从而脱离了《一千零一夜》中的简单寓言，成为一部现代小说。”李洱说，故事还是那个故事，人类讲述的不过是生死、爱恨这样的“元故事”，但故事的重写，让主题有了变化，也就是人与自我、

## 看点

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某个下午，李洱从书桌前抬起头，泪水顺着脸颊往下淌。他刚刚写完《应物兄》的最后一个段落，13年的漫长写作，以及其间所经历的人生困苦，都在这一刻结束。

他的身后站着这本书的责编，他却浑然不觉。这个场景颇具意味，一个以繁复思辨著称的知识分子作家，在完成自己最浩大的作品之后，流露出一种脆弱。然而李洱说，对作家而言，这不是自我感动，只是觉得自己做成了一件事。

今年是茅盾诞辰130周年，在由辽宁文学院、辽宁省图书馆承办的“新媒介时代的作家与读者——与茅奖、鲁奖作家深度对谈”活动后台，记者专访了茅盾文学奖得主李洱。



李洱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资料片

自我与他者的关系。

更令人惊异的是这个故事的后续命运。保罗·柯艾略也重新改写了这则故事，书名为《牧羊少年的奇幻之旅》。这个来自《一千零一夜》的古老故事，就这样几经更迭，成为永恒的人类寓言，人人都可以在其中看见自己。从《一千零一夜》到博尔赫斯，再到柯艾略，故事情节几乎未曾改变，但每一次语言和叙事的变化，都让它在新的时代找到了新的读者。

李洱引用《人类简史》作者赫拉利“人类的文明起源于虚构”的理论说：“人类之所以走到今天，恰恰是因为虚构。最早的人从树上下来之后，不知道往哪去，有人

告诉他说你往前走，前面水草丰美。这个人讲这话的时候他并没有见过，他只是在虚构。”从故事的重述到知识的编织，小说不过是这种古老虚构本能的延续。

李洱的写作实践印证了这一点。《应物兄》里那些密如织锦的知识，“大部分是高中语文，只要达到高中水平都看过，只是很多人忘了。这些知识是知识分子所讲述的知识，他被知识包围。要写这样的知识分子，就必须让他生活在知识当中。”

## 写作的快乐是AI无法替代的

在李洱的作品和写作课内容里，很容

易理解他对叙事变化的着迷。他在随笔集《局内人的写作》开篇，描述自己在绿皮火车上第一次读《百年孤独》时的震撼。

而这种体验通过加缪、博尔赫斯的作品，不断施加于他的创作中，他的“名师名单”不断在增加。正因如此，当李洱面对AI写作时，首先考虑的是写作对作家本人的意义。

“我没有用AI写作。创作对作家本人的意义，是其他人代替不了的，是吧？”李洱反问，“写作是因为创作者有话要说，说话的过程是一个抒发情感、自我反省的过程，这对于写作者本人非常有意义。”

在李洱看来，AI的创作过程虽然便利，但写作过程的快乐，对个人的成长意义，以及对心灵、心理的调节，是AI无法替代的。

“更重要的是，在写作过程中遇到的每一个难题，某种意义上都不是个人的难题，而是作品中每个人遇到的难题，所以它真的会把你难倒。这时候会有许多‘断裂’的时刻，‘沉默’的时刻，‘无言’的时刻，那么当你解决这个问题之后，你会狂喜。为什么很多作家写完之后会哭？因为这个过程对他来讲很艰难。”回想起2018年在中国文学馆办公室里，写完《应物兄》最后段落时哭泣的场景，李洱说。

当时，他的责编走进办公室，站在他身后，李洱却浑然不知。于是，责编从办公室走了出去，敲下门重新进来，李洱才醒了过来。

“作家之所以会有这么激烈的反应，是因为在书写中克服了很多困难，对书中每个人的命运做了一次描述，仿佛在帮助作品中的人物完成了所有的爱恨情仇，也帮助他们克服了困难。那么作家的感动就不是自我感动，而是觉得做成了一件事。”李洱解释。

# “洛阳纸贵”论

顾农

“洛阳纸贵”这个典故出于西晋著名作家左思——他的大作《三都赋》引起了市场物价的波动。那时作品的传播完全靠手抄。

左思出身于齐国临淄一个中低级官吏的家庭，后来迁居洛阳担任文职官员。左思在诗、赋两大领域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其代表作《三都赋》后来被收入《文选》，左思开始大约只是想写蜀、吴两都，伐吴成功后，又很快写出了

《魏都赋》。

当时的大名士皇甫谧认为，《三都赋》不仅具有可观的艺术水平，思想价值尤其值得肯定。他写道：“（作者）言吴蜀以擒灭比亡国，而魏以交禅比唐虞。既已著顺逆，且以为警戒。盖蜀包梁岷之资，吴割荆南之富，魏跨中区之衍，考分次之多少，计动植物之众寡，比风俗之清浊，课士人之优劣，亦不可同年而语矣。”

其时，蜀汉虽然早已被魏兼并，但在文化心理上尚未完全与中枢认同。皇甫谧引导读者特别注意此赋与当代政治、文化大背景的密切联系，大大有助于人们认识作品的深刻用意。《蜀都赋》中，西蜀公子夸称蜀中物产之美和形势之险，很有些夜郎自大的意思，说明西蜀地方割据的思想仍然存在。《吴都赋》中，东吴王孙盛称吴地的山川物产，同时强

调这里民风强悍、武备精良、世族力量盛大。左思指出，统一全国固然要动用武力，而更重要的在于要用中原的正统文化来统一人心；《魏都赋》中，魏国先生一方面大讲中原的富饶强大和雄阔的气魄，另一方面强调中原在文化上的优势。他说：“正位居体者，以中夏为喉，不以边垂为襟也。长世守之者，以道德为藩，不以奢侈为屏也……剑阁虽峻，负之者蹶，非所以深根固蒂也；洞庭虽濶，负之者北，非所以爱人治国也。”

道德文化的中心在中原，这是可以绝对压倒吴、蜀的优势。赋中铺叙魏都的宫阙建筑，并不强调其华美，而一味渲染其合理合度。赋中专门有一节讲汉禅于魏，言外之意无非是说明晋承法统，是唯一合法的政权，由晋来统一中国，乃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皇甫谧的《三都赋·序》极大地提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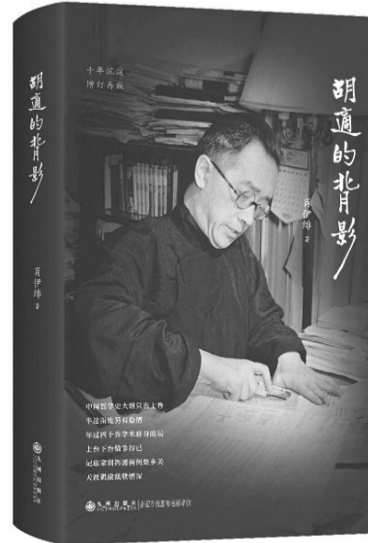
了《三都赋》的知名度，但左思并未就此止步，而是不断修改提升。到元康六年，已升任司空的张华出面为修订本《三都赋》叫好，称其乃“班固、张（衡）之流也，使读之者尽而有餘，久而更新”。于是乎，社会上出现了一派前所未有的盛况：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晋书·左思传》）

京都大赋这种文学样式自东汉以来已经不大时髦，魏晋之际流行的是抒情小赋，左思的鸿篇巨制《三都赋》能引发竞相传写、洛阳纸贵这样的盛况，是很不平常的。究其原因，一是作者锲而不舍地下了许多功夫，作品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二是权威评论家就此发表了一系列真知灼见，宣传相当有力度。从宏观的方面来说，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抓紧时代大潮，从事重大题材，更是《三都赋》大获成功的基本保证。

## 提示

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胡适以一部《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重写了学术的范式。为何这本书仅成“半部”？《胡适留学日记》(手稿原件)何以成为全世界“最贵的手稿”？胡适与友人的交谊里藏着怎样的温热与风骨？

《胡适的背影》从这些并非最耀眼、却十分真切的侧面切入，以“半部哲学史”的迷雾和胡适的“朋友圈”为线索，用细密的考据和温润的笔触，勾勒出一个更具血肉感的胡适。



## 半部哲学史的未竟之问

《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自1919年出版后，风靡一时，连梁启超也推许其“有石破天惊的伟论”。蔡元培为之作序时隐有期待，希望胡适“把中古、近古的哲学史接续起来”。然而一年一年过去，卷中、卷下始终不见踪影，终成“半部书”。是胡适太忙，抑或是兴趣转移？本书作者肖伊绯给出了更富学术意味的解答。

肖伊绯细细爬梳了胡适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日记与手稿，揭示这“半部书”背后，实有一场激烈的自我角力。一方面，胡适为中国哲学史的中古一段准备了大量的史料，却总觉得材料尚未穷尽，不敢轻易下笔；另一方面，他坚持的“疑古”精神逼着他反复推翻自己预设的框架，从禅宗谱系到《水经注》公案，每一次考据的深入都将他的精力牵引开去。肖伊绯特别指出，1930年前后，胡适曾在日记里几度列出哲学史中卷的提纲，又一次次在旁批注“材料不够”“尚须求证”。这种对“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信守，成就了他的学术品格。半部哲学史，看似残缺，实则是一个实证主义者在方法自律面前的极度坦诚。

书中呈现了深度考辨：《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未见公开出版，只有新近发现的、1919年至1920年北大内部出版的讲义本。1930年5月，胡适重返北大，开始进行《中国中古史》的重编，此时其治学理念已

发生微妙变化，致力于更为深入的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了。那未完成的中古哲学史，并非才情不逮，而是他以自己的学术生命，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写下的注脚。

## 天价日记里的精神底稿

与这“半部书”的克制遥相呼应的，是胡适早年挥洒而成的《胡适留学日记》。2020年，《胡适留学日记》(手稿原件)以1.3915亿元拍卖成交，创下“世界最贵日记”的纪录。

《胡适留学日记》是了解胡适走向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成长史、近代中国留学生史的重要文献，是呈现中国留学生群体学业、思想、生活、交谊的公开记录，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有着极为重要且特殊的地位。

肖伊绯评述说，这部“天价日记”是一座个人的思想实验室，它的昂贵不仅在于墨迹，更在于它满载着一个青年如何在时代激荡中熬炼出刷新中国文化的方法与气魄。这些分析，使日记的文物价值与思想意义浑然交汇，也不禁让人恍悟——那部撼动时代的哲学史，其最初的底稿原来写在这些看似散漫的留学札记之中。

## 君子相交的深度与温度

转向胡适的朋友圈，胡适与画家刘海粟的交情常常被人乐道，但也有人心生疑问：一个是理性实证的新文化导师，一个是

激情奔放的艺术先锋，他们的交情真有那么深厚吗？肖伊绯通过梳理两人横跨数十年的通信与互赠诗画，给出了答案：胡、刘之间是浅尝辄止的君子之交。两人精神深处的契合，在于对“自由创造”的共同信念，一个在笔墨丹青中冲锋，一个在语言文字里拓荒。

2013年末，一张胡适与章士钊的合影照片亮相北京某拍卖场，最终以69万元的价格落槌成交。1925年2月，胡适与章士钊在一次宴会上不期而遇，饭后一起合影，留下了这张照片。胡适与章士钊的情谊历经合分合分：20世纪20年代，二人文坛理念与学术观念差异巨大，有“白话与文言”之争；新文化运动中，胡适高举白话文学的大旗，章士钊则以《甲寅》为堡垒力主文言，两人笔战激烈，几无退让。

不过，文化观念的对垒，并没有侵蚀二人私谊的根基。

肖伊绯在书中搜考了两人几度意味深长的赠诗。1925年，章士钊在宴席间赠胡适白话诗：“你姓胡，我姓章；你讲甚么新文学，我开口还是我的老腔。你不攻来我不驳，双双并坐各有各的心肠。”胡适当即以一首七言诗作答：“‘但开风气不为师’，龚生此言吾最喜；同是曾开风气人，愿长相不相鄙。”肖伊绯据此剖明：他们之间的分，是道义与主张的宣示，不含私怨；他们的合，是人格与雅量的倾慕，不带功利。这种分合，恰是传统士人“和而不同”的遗风，在近代知识分子身上一度清朗的回响。

## 书里书外

### 生于黑壤 岁岁不息

姚雪痕

众所周知，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有两部以东北地域为创作背景的作品，分别是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和梁晓声的《人世间》。

两部作品，一个记录了额尔古纳河畔的鄂温克游牧部落，一个写的是东北街巷的寻常人世。同一片黑土地，孕育出底色相通的生命韧性，却又各自记录着现代化浪潮席卷而来时，传统生存方式破碎、重构的阵痛。

《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开篇，以年迈女酋长的口吻，铺展开鄂温克族近百年的兴衰迁徙。终年风雪封山，鄂温克人逐驯鹿迁徙，靠狩猎、放牧对抗无边荒芜。简易的撮罗子挡不住刺骨北风，食物匮乏、疫病困扰、猛兽侵袭是常态，可全部书里，你看不到绝望。严寒磨平了鄂温克人的浮躁，锻造出他们隐忍包容、随遇而安的坚韧。这种坚韧，是荒野馈赠的生存本能，如同冻土下蛰伏的草木，虽经风雪摧折，来年依旧抽芽。

《人世间》里的周家三代扎根光字片，低矮拥挤的土坯房，冬天屋里结冰，物质长久匮乏。周秉昆辛苦做工勉强糊口，郑娟青年丧夫，邻里各家各户都背负着生活重担。面对贫穷、病痛、离散与不公，没有人向苦难低头，邻里互相接济，家人彼此守望，哪怕日子捉襟见肘，仍守着骨子里的善良。

一山林、一城市，两种苦寒，却生出同源的生命力量。鄂温克人对抗自然之苦，市井百姓对抗生计之苦。凛冽的气候，让生于这片黑土地上的天生自带扛住磨难的韧性。

工业化与现代化浪潮滚滚而来，两种安稳的传统生活，同时迎来冲击。

在额尔古纳河畔，现代化撕碎了延续千年的游牧文明。林场开发、矿山开采，驯鹿赖以生存的植被被破坏；政策推进定居工程，鄂温克人离开世代迁徙的山林，住进统一楼房。狩猎被禁止，迁徙不复存在，代代相传的生存技艺、与自然相依的生活方式渐渐消亡。工业发展带来了物质便利，却切断了族群与土地、自然的羁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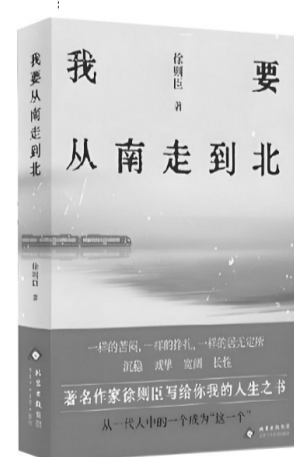
早年的光字片，邻里不分你我，家家户户敞开门过日子，人情联结紧密。随着城市扩建，熟悉的街巷消失，老邻居四散分离；市场经济到来，金钱、利益冲淡了旧日温情。时光飞速向前，从前安稳缓慢的日子不复存在。老一辈固守传统人情道义，年轻人奔赴大城市追逐新的生活，代际观念剧烈碰撞。现代化改善了物质条件，却稀释了扎根市井的淳朴人情。

黑土地赋予人不屈的韧性，让无论山野还是街巷的人们，都有直面苦难的勇气和力量，可现代化的进程，总要以部分传统生活的消逝作为代价。鄂温克人学着适应定居生活，光字片百姓在时代起落中重新寻找出路，那份根植于黑土地的坚韧，又成为他们接纳变革、重建生活的底气。

茅盾文学奖看重作品对时代、人性、民族生存状态的深度书写，这两部作品都做到了。它们扎根东北大地，一个回望原始自然文明的消逝，一个记录城市平民岁月的变迁，以文学留住苦寒土地独有的精神底色。

时代始终向前，旧的生活终将远去，但这片黑土地所孕育出的坚韧与善良，将永远扎根人心，岁岁不息。

## 荐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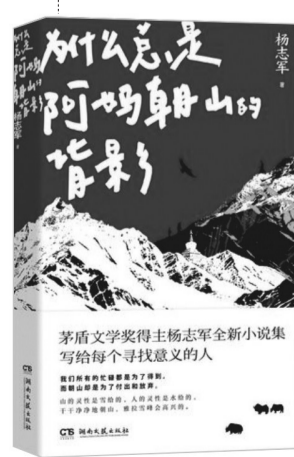
《我要从南走到北》  
徐则臣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书中收录了徐则臣创作生涯中跨越20余年的散文代表作。全书分为《夜火车》《小县城》《回万柳的路上挂满灯笼》和《送流水》三辑，分别对应其从南走到北的3个人生阶段，讲述了徐则臣如何从一个乡村孩子，通过阅读与写作，一路北上的成长之旅。



《茶事笔记》  
王旭烽 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0年，王旭烽凭借“茶人三部曲”中的《南方有嘉木》《不夜之侯》斩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此后20余年，她持续深耕创作，而茶是贯穿其创作的一大主题。本书凝聚了王旭烽半生茶学心得，融文学、历史、民俗、养生、美学于一体，既是通俗的茶文化读物，又是一部文学佳作。



《为什么总是阿妈朝山的背影》  
杨志军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本书是茅盾文学奖得主杨志军的全新小说集，集结了其发表在《当代》《中国作家》《小说月报》《青年文学》《小说选刊》的7部中短篇小说。作品聚焦区日新月异日常百态，写出了普通人对山川自然的虔诚敬畏，以及对生活、爱情、亲情的礼赞。